

我的職場——搬屋公司

牧養是甚麼？曾經有牧師這樣定義「牧養」——「俾條生路人行」。在筆者所從事的行業中，同事就是我們的牧養對象。以下與大家分享在搬屋職場上的牧養點滴。

聰仔，26歲：80後， 由職場迷失到新一代的搬屋接班人

中五畢業後曾於IVE繼續進修，不停轉工之後又在展翅計劃中取得社會工作助理的經驗。但政府對社福機構的一筆過撥款措施，影響很多註冊社工都未必有工作機會，何況聰仔是個沒有學位的活動助理呢！我們透過一個工作配對機會請了他，至今差不多半年了！這些日子看見他從推木板車到裝拆傢俱都有顯著的進步。其實，開始的時候有很多方面要適應，例如每天7時45分要集合，如果遇上搬屋地點是沒有升降機的唐樓，上落樓梯便不知要多少次！身體上也要適應，發燒感冒於初期總是特別多的。此外，因為未掌握搬運上的技巧、合作時又不懂配合，或不夠「醒目」而難免被師傅責罵。聰仔初入行的時候因為經驗淺，工資比大師傅的少了一截，所以曾萌生去意；幸好他能夠自強不息，努力克服初入行時的各種困難。我們鼓勵他要儲蓄，因為這行業的習慣是每天發

工資的，所以如果理財不善就會變得一貧如洗。同時我們也建議他預備自己成為全能的搬屋師傅，要懂包裹、裝拆傢俱、更要有駕駛執照。現在聰仔已由日薪轉為月薪，享有假期、強積金等福利，並準備於今年5月考取駕駛執照！



余仲虹（右一）與她的團隊

以上的故事只是呈現出處境牧養工作的零碎片斷，而我們作為僱主的牧養工作是從不同層面對員工工作出關心和照顧，包括讓員工有工開、為員工購買勞工保險等。這些工作條件對一般的行業而言是最基本的，但在搬屋這行業卻不是

理所當然的。因為會增加開支，影響公司的成本上升，但我們堅持盡力把最好的給同事。另一種關顧是以「忍耐」去對待某些同事，例如曾經濫用軟性藥物的更新人士，身體可能會因為昔日濫藥的緣故而有某些隱疾，平常也許不易察覺，但在工作中會因體力勞動而出現變化。曾經有一位同事試過放工後在家暈倒，入院檢查後只查出他缺乏某種維他命，到底是甚麼令他暈倒卻不得而知。我們憂慮的是，若他在搬運過程中暈倒甚至有生命危險，我們作為僱主的，應該如何向他家人交待呢？！而健康也影響守時與否，遲到往往會拖慢工作日程，又會浪費同事等候的時間，次數多了，自己也會尷尬不已！面對著這樣的處境，用愛心可以包容多少？給予機會多少次？應該「忍耐」多久？會否對其他同事做成不公平？由於我們是一間公司，在職場上是須要履行保護員工的責任的，我們以良心去營運，盡力提供機會給被邊緣化的社群，但同時在當中的風險評估與管理仍然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。



婦女團隊

福哥，40多歲：生活從扭曲漸入正軌

少年時代受人教唆和慫恿，在麻雀館內斬人，隨即被控謀殺而入獄10多年。黃仁龍在任職律政司之前也曾於獄中為他祈禱。出獄後的福哥曾於數間搬屋公司工作，最艱難的時候要算是早上8時開工，零晨4時才收工回家休息，但工作20小時卻只有400-500元工資！我們登報招聘時遇上福哥，上工3個月來都穩定地每天8時到達集合地點，6時前便收工，回到在皇崗口岸的家，可以與妻子吃晚飯！

面向將來，我們關心可以怎樣開闢這條「生路」，讓更多人可以走在其上。例如我們想過組織女性搬屋團隊，讓女性參與搬運工作。現時很多屋苑的「倒垃圾」工作都是由女性承擔，每晚5小時工作，年終無休，每月卻只掙得2100元，即時薪14元，還要受人白眼；若從事搬運，工資可以過萬，生活作息也較穩定。我們可以訓練女性做包裝的工序，當然也可以參與需要較大體力的搬運工作。經過一輪的構思和預備工夫，這個想法在3月26日正式實現了，現在有6位婦女已經開始工作並且有薪金了，這實在令人興奮。搬運一直以來都是充斥男性的行業，但女性其實可以參與其中，與男性配搭和同工。我們踏出了第一步，但有待發掘和發展的可能性，以及值得反思的地方仍然不少，例如可會將女性仍然規範在照顧者的角色內？女性除了負責包裝，還可以擔任什麼角色？

搬屋，其實可以不簡單。👉

可參考麗姐的故事，<http://hk.news.yahoo.com/article/100501/4/hs8k.html>